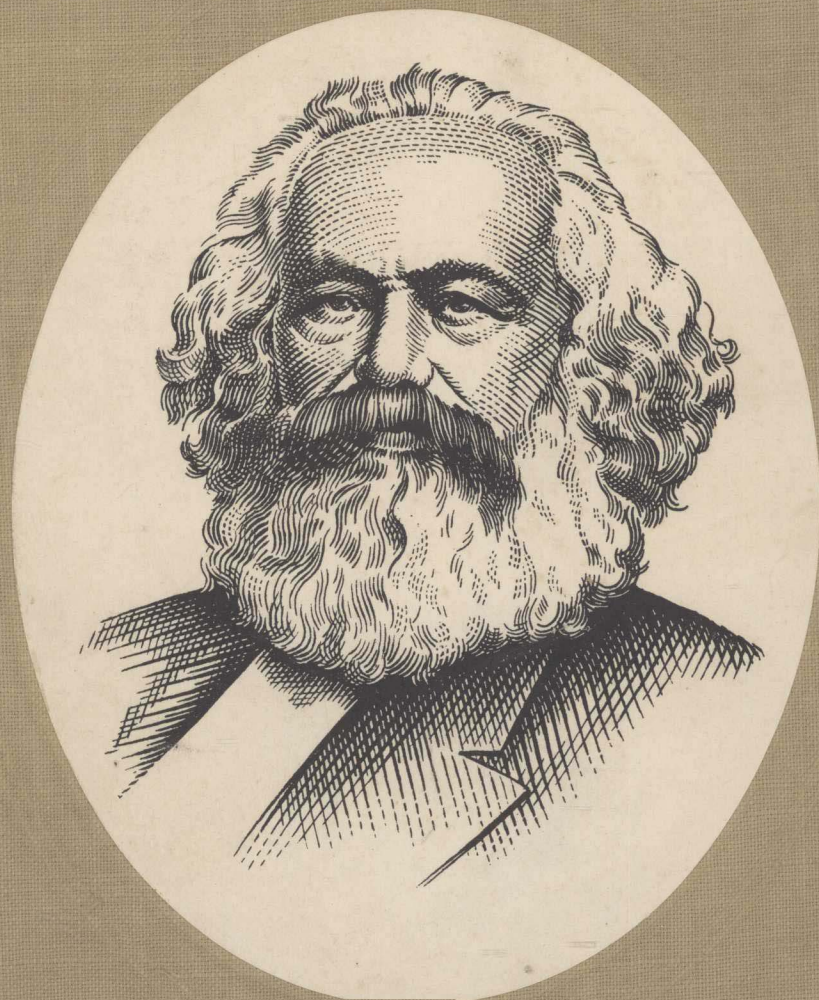




馬 克 思 畫 傳

馬克思畫傳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馬 克 思 畫 傳

北京圖書館編譯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619·584×914耗1/8·17印張·11 插頁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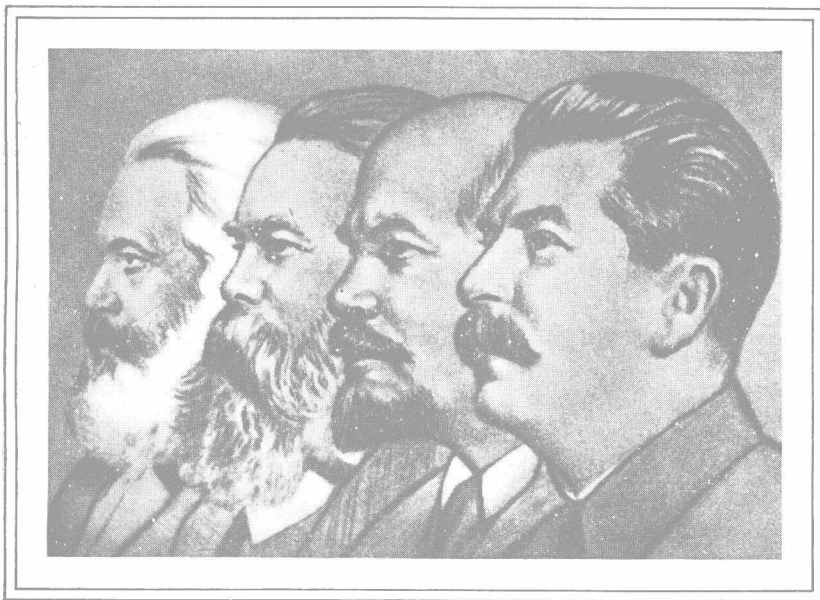
印數：1—4,200

定價：6.40元

北京圖書館編譯

出版者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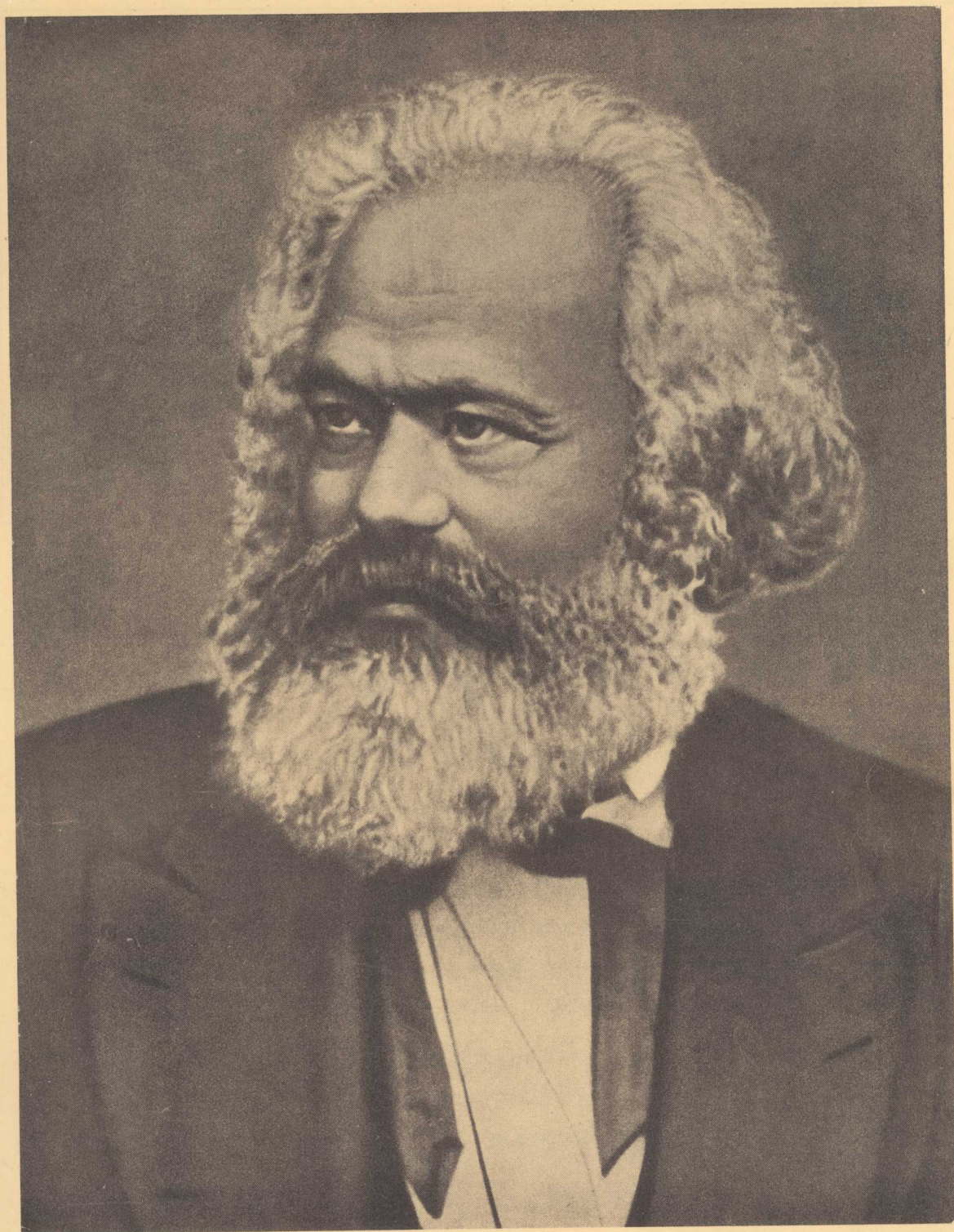
本書所載各篇，除恩格斯著“馬克思已經出版的著作表”一篇，係編者根據柏林第茲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馬克思紀念冊”譯出外，其餘都是採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卡爾·馬克思”、“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列寧文選”兩卷集和“斯大林全集”等書的譯文，但為全書一致起見，間或略有改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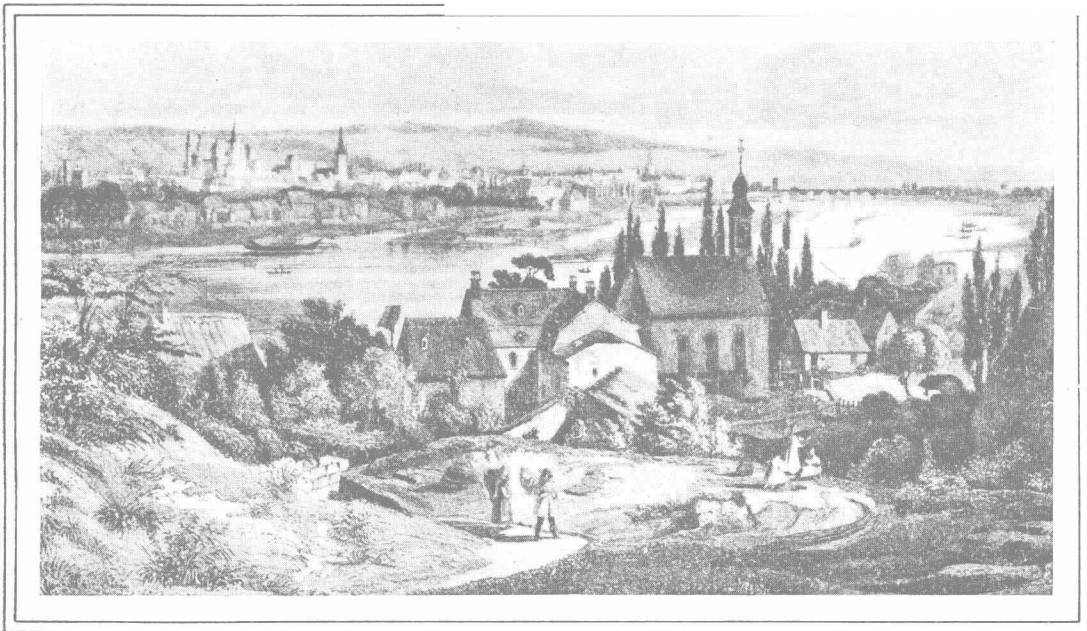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

約·斯大林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十九世紀初期的居利城。卡爾·馬克思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在此誕生。

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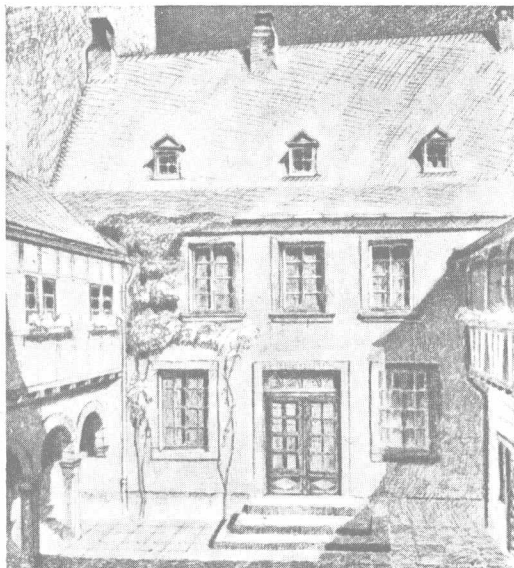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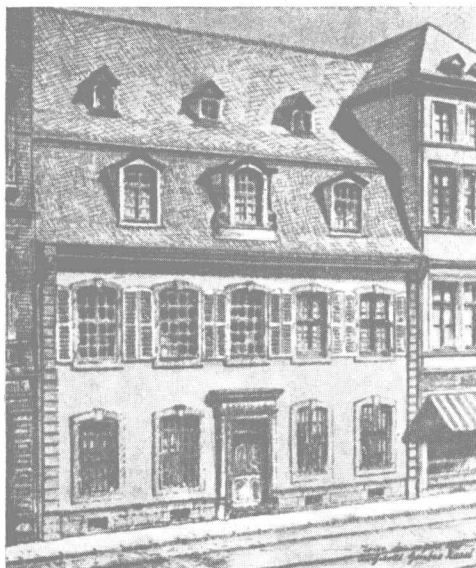
第一個給社會主義以科學基礎，因此也就是給我們這時代整個工人運動以科學基礎的人——卡爾·馬克思，是在一八一八年生於居利。開始他在波恩和柏林學法律，但不久就專門致力於研究歷史和哲學。當他在一八四二年正要成為哲學講師的時候，威廉第三死後勃起的政治運動，使他一生轉向於一條不同的道路。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甘帕霍生、漢塞曼等，得他參加，在科倫城創辦了“萊茵報”，一八四二年秋，馬克思由於對萊茵省議會的議事作了批評，引起了很大的注目，被聘為該報的主編。“萊茵報”當然是在檢查之下發行的，但檢查並不能夠控制它。“萊茵報”差不多總是能夠登載必要的文章；最初他們對於檢查者供給一些不重要的材料讓他去刪除，到後來，他不是自行讓步，便是被第二天

報紙就要停刊的威脅所強迫而讓步。如果有十種像“萊茵報”那樣有勇氣的報紙，它們的出版家不怕爲報紙排版而額外花上幾百塊錢，那末在一八四三年，德國的報紙檢查就已成爲不可能了。可是，德國的報紙老闆們，都是些小氣的懦怯的庸人，只有“萊茵報”孤軍奮鬥。它把檢查員一個個都弄得一籌莫展；最後它遭受雙重檢查：在第一次檢查之後，省長還要再作一次最後的檢查。這樣也沒有效力。在一八四三年初，政府宣稱對這個報紙已無可如何，而不再多費麻煩逕予封禁了。

這時馬克思已與後來作反動政府部長的威斯特華倫的妹妹結了婚，他遷至巴黎，在這兒與魯格共同出版“德法年鑑”。馬克思在這個雜誌裏，從“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開始發表了一系列的闡發社會主義的論著。後來又與恩格斯合著了“神聖的家族，駁布魯諾·鮑威爾之流”，這是一篇對於當時德國哲學唯心主義的一種最新發展形式之諷刺批評。

除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法國大革命史而外，馬克思尚有足夠的時間乘機著文攻擊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爲報復起見，便在一八四五年春獲得基佐內閣允許，把馬克思從法國驅逐出境，看來亞力山大·胡堡爾特在這上面，是起了中間人的作用的。馬克思於是遷到布魯塞爾，在這兒於一八四七年用法文發表了“哲學的貧困”，是批評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的；在一八四八年又發表了“論自由貿易”。同時，他利用機會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德國工人聯合會，並開始了實際的革命鼓動。當一八四七年他與他的政治朋友加入了那已經存在了好幾年的秘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之後，實際的革命鼓動，對於他更爲重要了。同盟的全部組織，這時已根本改變；前此多多少少是陰謀團體的組織，這時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只在必要時才是秘密的共產主義宣傳組織，變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初的組織。任何地方，只要找得到德國工人聯合會，也就有這個同盟存在；差不多在英、比、法、瑞士等國的一切這樣的聯合會中，以及在德國的很多聯合會中，領導分子都是這一同盟的盟員，同盟在初期德國工人運動中所盡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同時，我們的同盟，首先強調地提出了整個工人運動的國際性，並且在實踐中實現了它，同盟的盟員有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和其他等等國籍的人，而且它組織了（特別是在倫敦）許多國際工人會議。

同盟的改選是在一八四七年所召開的兩次大會上實行的。其中第二次大會決定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草擬一個宣言，闡述並發表黨的綱領的基礎。這樣就產生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前不久出世的“共產黨宣言”，往後這“宣言”便被譯成差不多一切歐洲的文字了。



居利城市魯鏗巷六六四號（後改布魯鏗路九十一號），馬克思幼年和青年初期都是在此度過的，直到一八三五年為止。左是街景，右是院景。

馬克思參加了“德文布魯塞爾報”，並在其中無情地揭破了祖國警察統治之歌舞昇平現象，於是普魯士政府又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境，但沒有成功。可是，當由於二月革命的結果在布魯塞爾也發生了民衆運動，看來似乎比利時也處於革命前夜的時候，比利時政府就毫無忌憚地逮捕了馬克思並把他驅逐出境了。同時法國臨時政府經過佛洛康邀請他回到巴黎，他就接受了這個召請。

在巴黎，他首先反對當地德國僑民所臆想的那種冒險計劃：就是由在法國的德國工人組成武裝隊伍，以便藉其幫助把革命和共和國運入到德國去。因為，一方面，德國的革命必須由德國自己來實行，另一方面，在法國所組織的每個外國革命隊伍，事前就都被臨時政府的拉馬丁們出賣給這隊伍所要推翻的那個政府了。在比利時和巴登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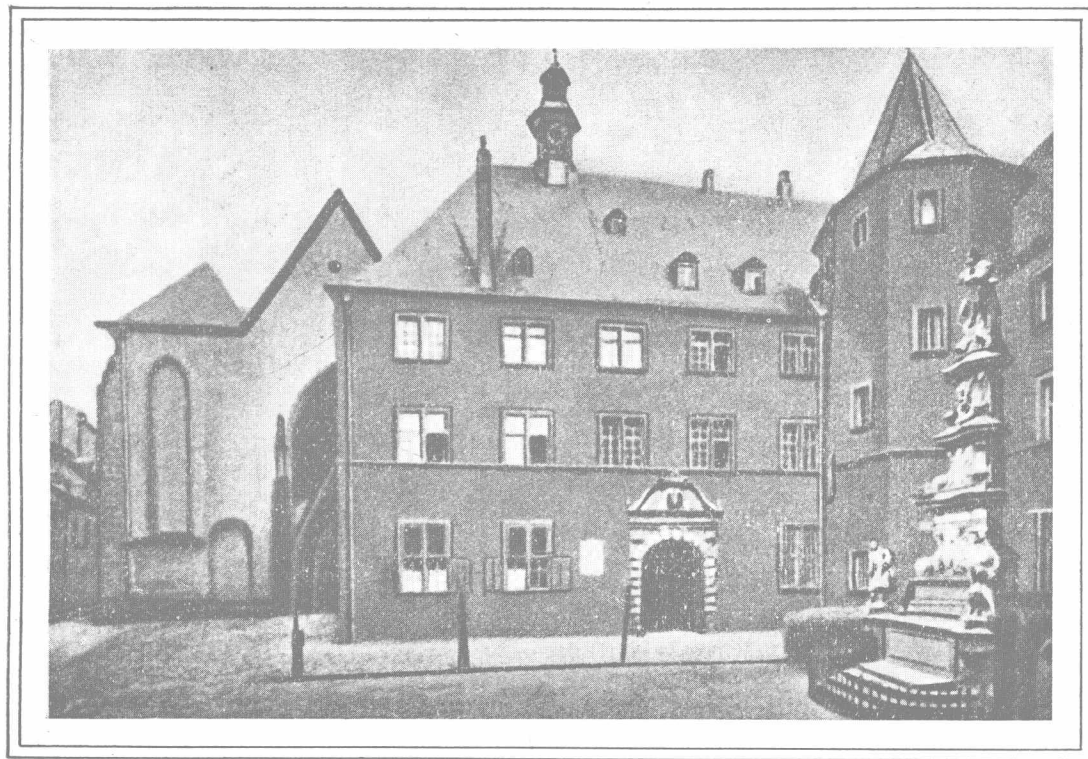
三月革命以後，馬克思去到科倫，在那兒創辦了“新萊茵報”，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停刊——這是當時民主運動中代表無產階級觀點的唯一報

紙。這已經表現在它對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暴動表示無條件的擁護這一點上，爲了這點，使它的差不多全體的股東都脫離了它。“十字報”指斥“新萊茵報”攻擊一切神聖事物，上自國王和執政下至憲兵，而且在當時擁有八千警衛軍的普魯士堡壘內，是“登峯造極的狂妄”，但這指斥並沒有效力；突然變得反動的萊茵省自由主義庸人們的激怒，也沒有效力；在一八四八年秋天，科倫的戒嚴法使“新萊茵報”停版了一個頗長的期間，但也沒有效力；法蘭克福的皇家司法部對“新萊茵報”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要求科倫的法院檢察官加以檢舉，還是沒有效力；在當局注視之下，“新萊茵報”沉着地繼續編輯和印行，它攻擊政府與資產階級愈厲害，它的銷數與聲譽也就愈加提高。在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普魯士發生政變時，“新萊茵報”每天在報頭上號召人民拒絕納稅並以暴力對付暴力。在一八四九年春天，爲了這點同時爲了另外一篇文章，它被控訴於法庭，但兩次都被判決無罪。最後當一八四九年在德萊斯登和萊茵省的五月起義已被鎮壓下去，當在集中與動員極大軍事力量之後，普魯士開始對巴登法爾茲起義實行出兵征討之時，政府認爲自己的力量足夠查封“新萊茵報”了。於是“新萊茵報”便在五月十九日用紅墨出版了最後一期報紙。

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示威以後不過幾個禮拜，法國政府就要他選擇一條路：或是遷居到布里塔尼去，或是根本離開法國。他取了後一條路，遷到倫敦，以後就一直住在這兒了。

一八五〇年，曾企圖用評論性的雜誌的形式，在漢堡繼續出版“新萊茵報”，可是由於反動的加厲，這一企圖不久就被迫放棄了。在一八五一年二月，法國發生政變以後不久，馬克思就發表了“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五二年初版於波斯頓，一八六九年戰事發生以後不久再版於漢堡）。在一八五三年，他寫了“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真相記”（初版於巴塞爾，後再版於波斯頓，最近又再版於萊比錫）。

自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在科倫被判罪以後，馬克思離開了政治鼓動，一方面在十年內專心研究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所供給的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豐富寶藏，另一方面又在“紐約論壇報”上寫稿；這報紙直到美國國內戰爭爆發之前，不僅發表了他署名的通訊，而且發表了他執筆的許多論歐洲與亞洲情況的社論文章。他根據對於英國官方文件的仔細研究而寫的攻擊巴爾美斯登勳爵的尖銳的文章，在倫敦被翻印成了小冊子。



居利的弗里德利赫·威廉中學，馬克思自一八三〇年十月到一八三五年九月在此讀書。

在一八五九年，出現了他多年研究經濟學的最初成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柏林董克爾書店出版）。這部著作含有馬克思的包括貨幣學說在內的價值學說第一次有系統的闡述。在意大利戰爭期間，馬克思在倫敦出版的德文“人民報”上，一方面攻擊拿破崙主義，它在當時偽裝自由主義色彩並且假裝執行被壓迫民族解放者的任務；同時他也攻擊當時的普魯士政策，它在中立的掩蓋之下，企圖混水摸魚。連帶着他也就必須攻擊卡爾·福格特先生，這人在當時負着拿破崙皇子的使命，拿路易拿破崙第三的薪俸，鼓動德國中立，甚至同情。當福格特把最可惡的有意的造謠誣衊加諸馬克思身上的時候，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八六〇年倫敦出版）一書來回答他。在這部書裏，馬克思揭破了福格特與其他帝國主義偽民主的棍徒們的面目，並且根據內部和外來的證據，判定福格特受十二月

帝國的賄賂。十年以後，這事被證實了：一八七〇年在退萊里宮發現並為九月政府所發表的拿破崙僱傭人名單裏，在“V”這個字母下面寫着：“福格特，一八五九年八月，付以四萬法郎。”

最後在一八六七年，漢堡出現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它闡明了他的經濟社會主義見解的基礎，以及他對現社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的批判的要點。這一劃時代的著作，第二版出現於一八七二年；作者現正從事寫作第二卷。

那時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又强大到這個地步，使馬克思有可能考慮實現他的宿願：創立一個包含歐洲和美洲最前進國家的工人聯合會，這聯合會可以說，對於工人們自己與資產階級及其政府，都活生生地顯示出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使無產階級興奮和加強，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恐懼起來。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的聖馬丁堂開了一個羣衆大會，聲援當時又被俄國所蹂躪的波蘭，這次大會給了提出這件事的機會，提案被熱烈地通過了。國際工人聯合會成立了；在大會上，選舉出了一個臨時總委員會；會址設在倫敦，這一屆總委員會以及直到海牙大會之前的每屆總委員會的靈魂，都是馬克思。國際總委員會所發表的差不多一切的文件，自一八六四年的成立宣言，以至一八七一年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告會員書”，都是由他起草的。詳述馬克思在國際的活動，就等於詳述國際工人聯合會本身的歷史，這國際工人聯合會仍然存在於歐洲工人的記憶之中。

巴黎公社之失敗，使國際陷於不能存在的境地。當它到處都失去了實際行動的勝利的可能之時，它却被推到歐洲歷史的前台上。同時，那些把它提高到第七強國地位的事變，又不允許它動員與實際運用它的戰鬥力量，因為不如是就怕要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而使工人運動倒退幾十年。此外各方面還有些分子，企圖利用聯合會的如此迅速增長起來的榮譽，來謀取自己個人的名譽或虛榮，他們不了解或不顧及國際的真正處境。當時必須採取一種果敢的決定，於是馬克思又負起這一決定之責，並把它在海牙大會上通過了。經過鄭重的決定，國際拒絕替那些成為無理智和不純潔的分子之中心的巴枯寧主義者的行動負任何責任。以後，由於在普遍的反動之下，國際不可能滿足那些對它所提出的過高的要求，而且，要保持它的行動的全部完整性，除了付出整批的要工人運動流血犧牲的代價以外再無別的可能——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國際暫時從政治舞台引退而把總委員會移到美國。結果證明這個決定是如何的正確（但在當時以及後來，這一決定是常常被人指責的）。這樣以

後，一方面，使得當時和以後一切藉國際之名作無益盲動的企圖都被停止；另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工黨間的不間斷的密切聯系，證明了國際所喚起的各國無產階級利害相同休戚與共的自覺，即令沒有一個暫時變成了一種桎梏的形式的國際聯合，仍然能够繼續前進。

在海牙大會之後，馬克思終於又得到了寧靜與空暇來重做他的理論工作，我們希望他不久就能把“資本論”第二卷寫好付印。

在馬克思的許多使他的名字刻在科學歷史上的重要發現中，我們在這兒只能敘述兩點。

第一、是他在全部世界歷史觀中所造成的變革。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而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是從哪兒來到人類腦中的？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只有在法國歷史家和部分英國歷史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這種信念，就是：歐洲歷史，至少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的推動力，乃是興發着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爲着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可是馬克思竟證明了，全部過去的歷史，乃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證明在一切單純的與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所爭的只是社會的這些或那些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而已，只是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權，新興的階級，要獲取統治權而已。可是，這些階級是因爲什麼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各該時候物質的、純粹可以感覺得到的條件，就是在一定時期內社會所藉以生產與交換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據於細小農民村社的自足經濟之上，他們自己生產差不多他們所需的一切必需品，而幾乎不知有交換。戰鬥的貴族，給他們以保護，使不受外界侵害，並使他們得到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結合。當城市興起，特殊的手工業和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間的商業流轉隨之而興的時候，城市資產階級也發展了，這種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封建制度內的一個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着歐洲以外的大陸的發現，從十五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因此也就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的刺激；在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具工廠性質的手工工場所代替，而這種手工工場又被大工業所代替。此種大工業之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前一世紀的種種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汽機的發明。大工業反過來又影響於商業，排斥落後國家裏的手工業勞動，而在更進步的國家裏，建設起新的現代的交通工具——汽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波恩。馬克思自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六年，又自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二年，曾在此居住。

階級日益更甚地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雖然政權在長時期內還未能染指，還仍然操在貴族和貴族所支持的王權手裏。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以來——他們也獲得了政權，於是對於無產階級與小農就變成了統治階級了。從這個觀點看來，一切歷史上的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只要對於當時社會經濟狀況有充分了解就行，這種了解在我們的專門歷史家們之中實在是完全缺乏的；而每一歷史時期的人的思想與觀念，也可以很簡單的由人們生存的經濟條件以及由這些經濟條件所決定的這一時期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來說明。歷史第一次被放在它的真正基礎上了；這種明顯的但前此一直被完全忽視的事實，——就是人們在能够爭取統治權，從事政治、宗教與哲學等等以前，首先就必須吃、喝、穿、住，因此就必須“勞動”，——這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終於被承認了。